

2

# 花山文学丛书

## 要目

中篇小说

“燕子”李三传奇

星河欲转

一个女人的选择

短篇小说

支点

散文

千佛洞掠影

花山文学丛书

(二)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11 5/8印张 287,000字 印数: 1—61,3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86·70 定价: 1.10元

---

# 花山文学丛书 (二)

---

## 目 录

### 中 篇 小 说

- “燕子”李三传奇……………柳 溪(1)  
星河欲转……………王默汎(184)

### 短 篇 小 说

- 支 点……………王旭烽(267)

### 散 文

- 千佛洞掠影……………林 非(282)  
一个女人的选择……………冯育楠(290)

### 文 学 评 论

- 生有光芒昭日月 死留正气壮山河  
——读王火的长篇小说《血染春秋》……………周哲民(348)  
曼晴和他的诗  
——读《曼晴诗选》后……………高 雨(358)

# “燕子”李三传奇

柳 溪

他那挂在前门箭楼柱上的人头，早已随着时间的飞逝而烂掉，但他的名字却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弭。

五十年，整整五十年前，我以一个好奇的孩子，追随过这辆载着他驶过街头的囚车。他站在车上，喝酒唱戏，流泪狂笑，犹如阿Q绑赴刑场；随后他那鲜血淋漓的人头，就被杉篙挑着，挂在箭楼之上。

尾随的观众，鼓眼暴睛，盯视着人头，哑口无言，然后才爆发了经久不息、听不完的街谈巷议。

五十年后的今天，老人们还在唏嘘地谈论着他。

他的音容笑貌，并没有随着年轮的增长，流水似的年华，在我的头脑里消逝。在我深入生活的偶然机遇中，我有幸到过他生存过的家乡，农民们坐在瓜棚月下，谈古论今，在慨叹人生浮沉、乾坤轮转时，总要提念起他的生平；嘱托我写一篇祭文，献在他的荒塚之前，做为五十年祭。

我欣然答应这一要求，在我了解今日农村安居乐业的责任制余暇，也无妨整理这些茶余饭后的追忆，因为我觉得这含有某些人生寓意。于是我明白：他曾经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但后人为了寄托某些哀思或向往，他也就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了。

## 一、悬赏人头

“叼住他，别让他再挠鸭子！”

侦缉队长马玉林，躲在春茗茶馆靠墙角的茶座上，挤着眼，对他手下两名队员低声耳语。

“擦住他，这个飞贼！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会跑掉。他妈的，他总在咱眼皮底下打秧子，这是端咱哥儿们饭碗！”

“嘻嘻……想的美，敢在咱马队长眼底下作案？他是在耍自己的脑袋！”

“嘿，这是白送小菜儿！他莫非吃了虎心豹胆，敢在咱马队长管辖的地面卖字号？！”

马玉林黑唬着脸，不听他这两个新混事儿的伙计拍马溜须，皱着眉头说：

“少废话，他过来了，跟上他，看他下处在哪儿！再来回话！”

两个人，腿脚利索，一个手提画眉鸟笼，一个手里揉着两只山核桃，装着附庸风雅卖呆儿，阔步走出茶馆，麇进扰攘纷纭的人流，一心监视着他们寻觅许久的那个江洋大盗。

不错，在大栅栏热闹非凡的街筒子里，正走来一个载载不凡的人。此人身材高大挺拔，眉清目秀，着一身燕儿灰毛哔叽短打扮，足登一双黑礼服呢圆口布底鞋，留半寸高平头，衣襟下摆垂露一节绣花裤带丝绦，胸前闪烁一条洋金表练，目光流盼，神采飞扬，正在人群中徜徉。

他年在二十三、四，风华正茂。旺盛精力与聪颖智慧，溢于外貌。他的装束打扮，既不象商号的富贾，也不似阔宅门的大少。他的气质缺少阔人的骄横，又少纨绔子弟的轻浮。他昂首阔步，胜似闲庭，正是脍炙人口的飞贼“燕子”李三。虽然近来市面紧

张，对他捉拿之声不绝于耳，但他对这种风声鹤唳，却仍旧处之泰然。“艺高人胆大”，就好象是专门为了形容他。

他脸色原本赤红，因多日缺乏阳光雨露滋润，稍显苍黄。长方脸盘儿，流露出傲岸冷漠与睿智热情相混的表情。他洋洋洒洒穿街过巷，既象赴约又似游逛。

时值中秋，菊花盛开，金风送爽，游人炽烈。虽然英军侵入了云南；日军在沈阳四周演习作战；中国的军阀又在四川与中原大战，北京前门大街，依然繁华。李三迈着大步，瞥见满街筒子的商号门前，悬灯结彩，布招飘扬，好不热闹。老北京人从这条繁华市街，就可以看出北京政局变幻的迅速和莫测。在这同一条街上，就曾见识过好几种国旗——五色旗、军阀们写着姓氏的红白旗、和张勋<sup>①</sup>复辟的黄龙旗。李三就听过袁世凯接受“推戴”、皇袍加身的礼炮声，听过直奉两军在京畿交战的枪杀声，也听过学生列队街头为支援香港工人海员罢工而发出的呐喊声，现在充斥他两耳的又是总统当选的祝捷声。可是这些乱嘈嘈的音响，都不如对他的捉拿声重要，他对前者是冷漠的，而对后者才是关心的。他的机警，谨慎地掩藏在疏忽大意的外表之下，他给人的感觉是及时行乐，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洁身自好，祈求生存。

按照既往习惯，他昼寝夜出。可是近日通宵戒严，不仅街口设置鹿砦土垒，且通衢大道岗警整夜游动巡逻，使他难以行动，他推测北京必有大事来临。他对外界风云际会虽是漠然处之，但他也通晓这与他的生存并非无关。于是他昨晚早出速归，预定今日昼出，这是其一，其二是多日做夜行人，既不能见阳光草木，

---

① 张勋（1854—1923）北洋军阀，效忠清王朝。所部禁剪辫子，人称“辫子兵”。1917年6月率兵入京，解散国会，7月1日宣布复辟。12日为皖系军阀段祺瑞击败，被通缉，1923年病死天津。

又乏人谈吐，实在烦闷无聊，且须了解行情、地理、人事、新闻，所以他从潜伏处所出来，来到前门大栅栏闲逛。

他手里拎着一个小包，是他刚从门框胡同月盛斋买的三斤腱子酱牛肉，用新鲜大荷叶包着，留着饥饿时预备个方便。此外他还提着一个用桐油罩过的猪尿脬。此物在二十年代，多为乡下人进城购货做装油之用，李三却一向用来装水，也是以备不时之需。自从去年四月张作霖大帅通电全国发表“入关系以武力作为统一全国之后盾”声明进入北京以来，横征暴敛，明抢暗夺，对黎民百姓，稍有侧目者，非砍即杀，市面异常萧条，人心惶惶。李三虽迫于生计，窜房越脊，深入高楼大院作案，但也不敢造次，常是蛰伏十数日才外出一次。七月里虽然奉军败走关东，然全国各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波及北京亦不景气。李三今日神清气爽，囊中又稍有积蓄，所以他怡然自得，好不逍遥。

他刚在丰泽园雅座吃了一顿丰盛佳肴，已觉口中干渴，嗓眼冒烟，抬头见不远处有一个系红布条画着铜壶的招儿在风中飘舞，便信步走进这座春茗茶馆，打算泡壶酹茶，消渴解腻。

这茶馆颇具规模。前脸为殿庑式建筑，朱红廊柱上有一副醒目的黑匾金字对联写道：“扬子江心水，庐山顶上茶”。楼下为敞屋散座，楼上为单间雅座，店址介乎一家奶铺与酒肆之间。奶铺虽有鲜奶茶、酪干、杏仁豆腐，酒肆虽备有鲜酒活鱼，炸虾烹蟹，也未能竞夺茶楼的买卖。

李三步进茶馆，只觉清香扑鼻，茶味浓烈，顿感倍加干渴。

茶役肩搭抹布，满面春风迎住李三，点头哈腰，赶紧让座。

连说：

“顾主里请，里请！”

李三目不斜视，径直朝里走去，选一屋角落座，全然没有注意两密探已尾随进屋，更没看见对面窗前茶座上，早有追踪他已两年之久的侦缉队长马玉林恭候。

“客官，您用清茶、花茶？小号样样俱全。狮峰毛尖，桔井香片，云萝大方，苏杭碧螺，最便宜的还有‘碎翠’，请您随意指点。”

李三本是山里粗人，对这一串名目全然不知，唯对最后说到的“碎翠”，却有所了解。前几年他在首富地主苏月楼家扛长活时，每到麦秋农忙、或是庆祝年关春节，老东家才沏一壶酳茶，款待作活的伙计，沏的那碎末茶叶，就叫“碎翠”。他皱一皱浓眉，说道：

“要九毛六的小叶儿！”

“您要摆碟儿吗？”

“摆碟儿？好，要！”

他日常难得这样排场阔气。一个把脑袋搁在刀刃上的人，及时行乐是他的最大特点，李三也毫不例外。

霎时间堂倌儿已把小碟儿摆好，那是一盘油炸开花豆，一盘白糖核桃蘸，一盘酪干儿，还有一盘玫瑰苜蓿枣儿，另一大盘是黑白二色瓜子和榛子松子，摆成四样拼盘。李三刚要宽衣落座，茶役又打来一个热手巾把儿，然后把茶壶端来，斟在福禄寿的花瓷盖碗里，真是一阵茶香扑鼻。

他连着喝了两碗滚烫酳茶，方觉解渴。这时他才放目四座，见许多人在品茗闲谈，有的在凝神对奕，有的传播新闻，神色诡秘。墙上贴着“莫论国事，衣帽自理”标语，时常有军人进来弹压。李三态度沉着，没一丝儿惊惶神色。

他正在自斟自酌，忽听临座说道：

“仁兄，可否看到箭楼门脸刚贴的告示？警察局下令悬赏捉拿飞贼了！”

“飞贼？可是‘花蝴蝶’、‘草上飞’么？”

“不，你老兄太孤陋寡闻了，他们早已就擒伏法，如今逮的是‘燕子’李三了！”



“啊！他还没有落网？已经折腾好几年了！”

“就怨这些侦缉队，密探们是‘草包’，白吃饱儿，跟黎民百姓发歪诈财能耐大了，飞贼却逮不着！”

“赏格多少？”

“现大洋一千块！”

“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李三听罢，心中暗吃一惊，于是他扫视人群，见窗前那一黑粗大汉，双眼圆睁，正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他见那人眼如鹰隼，似曾相识，又见他以目光暗示密探，这才发现那提鸟笼及揉核桃的二人，原是从大栅栏一直跟踪他的两个家伙，他知道他已被秘密监视在这茶馆之中，真是悔不该如此大意麻痹。

临座还在议论纷纷，他无暇细听，心里盘算逃脱之计。散座屋宇虽然宽敞豁亮，但茶桌藤椅摆得甚密，茶客也多，难于施展技艺，而况他又坐在屋子犄角，几乎难于逃逸。

不，他不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这时他眼尖手快，见玻璃窗恰巧虚掩，便提起小包、尿脬，一个鹞子翻身，跳出窗外，混进人丛，横冲直撞，逃匿而去。

“逮呀，‘燕子’李三跑啦！”

茶馆听这一声喊叫，简直如火燎蜂房，炸了大营，人们呜哇嚎叫，吓得屁滚尿流。马玉林纵然急如星火，也没能冲出茶馆。亏得两密探已先期冲出屋门，扔掉鸟笼伪装，拔腿飞跑，穷追不舍。

“喂！追上他，他是‘燕子’李三！”

两密探在后面边追边喊，招手示意。游人听到喊声，怕招灾惹祸，反而赶紧向两旁闪开，给李三让道，密探虽是十分恼火，但李三毕竟畅行无阻而去。

李三甩开飞毛腿，快如风火轮。他跑出了大栅栏，见游人仍是云集，有如过江之鲫，便打定主意，顺西河沿人烟稀少的僻静

堤岸，迅跑下去。他决心到离此不远的一座王府躲避追踪。

以李三的粗陋愚顽，并不知晓这是前清哪位王公大臣府邸，究竟是奕劻总理大臣府？是载沣摄政王府？是敦王府还是庆王府？但他却熟悉这座王府内的一切路径、房舍、货仓、马厩；他也知道哪儿是王爷的上房，少爷的厢房，小姐的绣房，用人的下房。他不仅常常窜入内宅，而且有时住在王府闲院，夜间喝酒猜拳，点灯聚赌，如在自家公馆。说的玄虚一点，有几次深夜，他甚至还在梅花格子窗外，偷听过微服化妆的袁世凯向逊帝溥仪和王公大臣许诺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的私房话儿。在他走投无路的危急时刻，他就想到这座王府避难。他知道正门森严，便钻进一条夹道，但见青砖瓦舍，高墙林立，这正是王府后院。李三毫不怠慢，只见他稍一点脚，纵身一越，就窜进了高墙。

两密探赶到，跑得呼吃累喘，肝肠乱颤，搜索周遭，不见踪影，他俩站下，围着高墙转了两匝，一个密探跺着脚骂道：

“嘿呀，这蠢贼必是窜进王府，你我莫如进府搜索一番，定能把他擒住，你看怎样？”

说话的这一侦探，名赵魁元，是天桥一带杂八地有名的混混儿。他不过是一个“掐灯花”“扫亮子”<sup>①</sup>的入户小贼儿，才被吸收到侦缉队两月有余，规矩礼法，一概不懂，只觉这悬赏千元，令人垂涎。他今年不过二十六七，正是争强好胜邀功请赏之年，见对方沉吟不语，便着急说：“钱大哥！这方法使得也不，你倒是说话呀？别后锅的水——温起来，老太太吃柿子——你咋闷口啦？”

另一侦探，姓钱名振祖，原是“大轮党”<sup>②</sup>首领，一年前犯事，投靠侦缉队，此人三十出头，做事精细，路数较多。他停歇

---

① “掐灯花”指专在晚上偷。“扫亮子”指专在黎明时偷。

② 即在火车上行窃，旧时称“大轮党”。

半晌，才说：

“老弟，你新混事，有所不知，北京这地面上，金枝玉叶，圣子龙孙，军阀寓公，藏龙卧虎，有钱的王八都要大上三辈，有来历的名妓名优，拔根汗毛比咱腰粗，可不敢轻举妄动。依我看，小弟在此死守，我先去报告马队长，再带人来搜查不迟！”

赵魁元听钱振祖说得颇有道理，便自己留在王府夹道蹲坑儿，让他前去火速报告。

钱振祖连跑带颠，赶回春茗茶馆，茶厅内早已恢复秩序，顾主又喝茶下棋，说古道今，谈天说地，只是屋角窗前茶座，不见了马玉林。他只好退出，往杨梅竹斜街的警察所侦缉队挂了电话，才找到队长马玉林。

马玉林接到电话报告，欣喜异常，当时请示上峰，决定立即派几辆电驴子驰往搜捕。

## 二、王府奇遇

不过半点钟，六辆跨斗摩托车已停驶王府门前。

王府朱红大门，虽已油漆斑剥，黄铜饕餮门环业已暗然无光，但双门紧闭，仍不失当年内阁总理大臣的尊严。

马玉林首先跳下跨斗，接着十二名着黑色警服的队员，斜挎子弹袋和枪带，有如鸭子凫水，噼啪跳下。

“叫门！”

赵魁元慌慌张张，嗒嗒急扣门环。

“混蛋！按电铃呀！”

赵魁元又应声忙揪电铃。

半晌，无人应声。

“他妈的，都死绝啦？有电没电呀？”

马玉林跺脚骂街，满头冒汗。他说：

“弟兄们！煮熟的鸭子，不能让他飞喽，到嘴边的食物，可不能让他跑喽，上！爬墙！小丫挺的，不来开门，咱爷们还不叫门啦，给他个墙上走！”

于是早有几个摩拳擦掌的伙计翻上墙头。

其实电铃之声，穿过外院，早已传到内府号房。这偌大宅院的主人奕劻<sup>①</sup>，自从宣统三年大清失势改称民国，他就避居天津英租界剑桥道有亭台楼阁的讲究别府，闭门谢客。五年前他长辞人世，把一生卖官纳贿聚敛的财富，都遗给了后辈儿孙。几位小王爷，既失去乃父当年所凭借的江山权势，又没有乃父的老谋深算，自小养尊处优，只会挥霍花钱。王爷寿终正寝之后，他们更无顾及，每日留连百乐门跳舞厅、英国跑马场、意国回力球、外国洋妓院，跑狗架鹰，嫖妓宿娼，不务正业，几年就把这份家业折腾精光。现在这座王府正在接洽出兑，早已腾宅，只留几名本族没饭吃、平日依靠卖豆纸换肥子儿的穷当家给看门料户，陪着一名当年的老护院张禄仗胆作伴。偶尔有位小爷来往，也不过是为了收拾些残余细软，遗漏零碎儿，拿去变卖生财。

门铃叮零零响了一阵，张禄以为是买主和跑合儿的人来看房，急忙出了房门，朝外院奔去，不料大门已大敞四开，冲进一队警察，使他惊得目瞪口呆。

这护院张禄，绰号“醉鬼”，一来因为他常喝得酩酊大醉，二来也是为了他会一手八仙醉拳。年在四十出头，中等身材，蜡黄马脸，红鼻头，有一根黑粗发辫象锅圈儿般盘在头顶。着一身青布短打扮，裤腿扎起，脚弯儿斜飘两条软缎黑腿带，一双白底黑

---

① 奕劻——（1836—1918）满族，爱新觉罗氏，封庆亲王，清末贵族。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签“辛丑条件”。1901年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兼管陆军部，1911年改任内阁总理大臣。卖官纳贿，贪污腐化。武昌起义后，主张起用袁世凯。晚年避居天津，病死。

布鞋，穿一双白线洋袜。他自小给皇上养狗熬鹰，住在鹰手营。传说有一年光绪皇帝秋天到围场狩猎，王爷也曾陪驾，一眼看中了这个小鹰手，才把他带回北京王府，充当护院。所以他在老王爷驾前，开过眼界，见过世面。马玉林带着警察冲进院内，虽然使他吃惊不小，但稍一沉静，他又变得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了。他双手抱拳，满面堆笑，忙迎上说：

“长官驾到，有失远迎，不知到此，有何贵干？”

还没等马玉林回答醉鬼张禄这酸溜溜的问话，早有钱振祖代替回答：

“飞贼跑进王府了，我们要搜宅！”

张禄先是惊愕，然后略一迟疑，赶忙回答：

“请，请！”

张禄头前带路，马玉林与众队员簇拥左右，先从第一进院搜索。马玉林自干侦缉队以来，虽在北京混迹多年，却从不曾来过这座王府。原来这座占地一百〇四亩的深宅大院，一院套一院，正院跨偏院，正房一水儿巍峨庑殿顶，厢房一概是高耸的悬山顶，兽吻响铃，真是庄严肃穆。方砖铺地，砖缝中已滋出草芽，影壁墙上昔日老王爷作为警戒自己及后代绘画的“狻①兽逐日”图，虽经风吹雨淋日晒霜打，但红绿花纹尚依稀可辨。幸亏这偌大屋宇已多数撤了摆设，只有些鸡零狗碎的破烂什物，毫无遮拦，一目了然。因此，不到两个时辰，院院屋屋均已搜索完毕，不见一个人影，半只脚印儿，这使得队长马玉林和众弟兄空自疑讶，唏嘘良久。张禄因没缉拿到人犯，面有喜色，心想省得落个窝匪罪名。马玉林却是气急败坏，咬牙跺脚，一个劲儿骂娘。

张禄唯恐筒慢，连说：

---

① 狻——为臆造之兽，状似麒麟。传说它要吞吃太阳。皇家与贵族多在影壁上绘出此兽，做为不要多贪或贪得无厌的警戒。

“长官！不必着急，料这小贼儿也难逃法网，正象孙猴儿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您老自管宽心，有您四出通缉拿办，料他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两天儿啦！”

“放屁！你怎么知道是小贼儿？”马玉林翻着大白眼珠子，没好气地骂道，然后抓住张禄的手腕子，威胁着说：“你可别眼睛长在腩沟上，有眼无珠，不识泰山，我们虽说没有搜着，唯后你要是看见这个飞贼进宅，立刻报告，否则，我的老虎凳可不客气，凉水皮鞭也不吃素！别说马大爷没把话跟你说在前头。”

张禄连忙弓起一腿儿，伸手到地请安，赶紧回话：“扎，扎！”这才恭恭敬敬送走了这伙横眉立目的侦缉队。

张禄关上大门，回到自己下处，垂头闷坐，颇感凄然。他想这堂堂王府，当年何等威风，三日小宴百官，五日大宴群臣，骑马坐轿，护院保镖，高朋满座，冠盖如云，今日竟落得个家败人亡，树倒猴散，连这小小的马队长都敢进宅搜院，真是江河日下，秋风落叶。想他张保镖，昔日何等神气，出门骑马坐车，进门一呼百诺，如今大清亡朝，他也混得好比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了。他越想越慨叹，越想越凄凉，不如把他昨天刚在打鼓儿挑上卖破铜烂铁换来的半壶烧酒烫上，喝上几口，权作借酒浇愁。

他把那架剥落的景泰蓝煤油炉（想当年这还是外国进贡的一件礼品）划根取灯儿点着，把那把装了酒的八楞锡拉套壶，稳在炉爪上，不一会儿套层的清水就滚沸起来，酒烫热了，张禄就从壁橱里取出一只道光年间烧制的双龙戏珠花纹的宝兰酒盅儿，就着一盘茴香豆、两个青辣椒、一头新蒜，自斟自饮起来。

一盅酒刚下肚，电铃又叮零零地响起来。他啪地一下把那双银头乌木筷子一摔，没好气地骂道：

“这又是哪个兔崽子来啦？真他妈乱嘈嘈，这是什么年头，

连喝口素静酒儿都不行?!”

铃声一阵响似一阵。他看看天色已近黄昏，便暗自寻思：“八成是这群寻宿作伴的穷旗人回来了，这些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儿!”他把酒壶酒菜赶紧藏到壁橱里，才骂骂咧咧嘟嘟囔囔地去开门。

又是一阵铃响。

“这王八羔儿还怪着急的哩!”

他拔下门闩，将大门打开，刚要发作脾气，一看门外站的不是那些旗人，而是小王爷溥少爷，他立刻消尽怒容，换上笑脸，请安打千，问好不迭。

溥少爷却满脸怒气，圆睁两眼问道：

“怎么叫这么半天门才来开?”

张禄关上门，插上木闩，才故弄玄虚地说道：

“少爷有所不知，刚才来了侦缉队……”

“侦缉队?!”溥少爷脸一黄一白，“他们到王府来干什么呀?”

“搜一个飞贼!”

“来了多少人?”

“一马队。”

“搜着了没?”

“乌!”

小主人斜眼看了张禄一眼，张禄知道溜舌失嘴，赶忙陪笑歉疚说道：

“奴辈说的是没有搜到。”

“嗯，阿弥陀佛!我说张禄，你可是咱王府的老家人了，我爷爷在世时对你不薄，老额玛<sup>①</sup>待你也堪称厚道，你如今可要赤胆

① 满族对父亲的称呼。

忠心才对得起他们地下的英魂。”

“扎、扎。”

“近来市面风声挺紧，前些年就闹革命党，这几年更在各地闹事儿，如今都闹到北京皇城来了！前几年，炸了银锭桥，现在打总子闯开了警察局，夺起武器库来啦！唉，曹锟刚花洋钱当选了大总统，革命党孙中山就在广东当了大元帅啦！这乱哄哄的局势，让他们折腾去吧！咱只要保住皇室优待，王府别着天火就行了。”

主仆二人边走边说，不觉来到正房大厅。原来，这大厅是奕劻召见待客办公叙话之处，屋内方砖墁地，四梁八柱，墙壁镶金，雕有佛龕，顶棚是喜鹊登梅，天井是祥云麒麟。为了接洽出倒这座豪华府邸，招待来往宾客，这里尚留有一些当年简单的陈设。例如有一套桃花心木贝壳镶嵌大理石面的太师桌椅，一架紫檀花梨的雕花木床，一个掉了耳朵的宣德炉，权当烟灰缸，一套寿字茶壶碗，等等。

进得屋来，小主人在太师椅上落座，只见他满脸灰气，哈欠连天，低头不语，长吁短叹。眼下已届中秋，早晚寒凉，他仍穿件纺绸大衫，足见生活日窘，捉襟见肘。见他叹息，张禄已知晓几分，他既不敢问，也不便安慰，只好侍立一旁。

“唉，这份日子过得真揪心！”溥少爷开言道，“我到大爷家借钱，他也揭不开锅，小少爷只买了一毛钱铁蚕豆，在那儿磨牙充饥，还没等我张嘴，他倒先跟我借钱。我原有一块钱，到他那儿坐洋车，花了三毛钱，我只好把五毛钱掏出来给他，剩下两毛钱坐车到你这儿来，到现在肚里还没进食，有酒吗？给我两盅喝！”

就在这时，张禄偶一抬头，吓得他脸色煞白，额角冒汗，两腿打颤，舌头发短。原来这大厅北面墙山，上悬一匾，系慈禧太后那拉氏所赐寿字，这横幅匾额虽不算什么稀世珍宝，但毕竟是



出自一代垂廉听政母后之手，随着王府出倒，也会增加底码，所以平时格外加意保护。不想张禄刚才偶一抬头瞥见从大匾的一角，垂下一节白布腰带，腰带端部有手工刺绣金色兰花一朵，心里不禁诧异，暗暗叫苦：

“哎呀，飞贼飞贼，原来你躲在这儿？岂不坑死人呀！”

但他不敢造次，一来怕打草惊蛇，把飞贼吓跑，二来也怕让小主人知道，吓得丢魂失魄，所以他压下心里惊悸，趁小主人问酒，他忙说：

“有，有，我刚烫好，还炒了些酒菜儿，嘿，嘻嘻，赶早不如赶巧，还是您老有口福，来，咱们到下房屋吃吧？”

溥少爷一听要到下房屋吃，一个劲耸鼻儿嘬牙花，张禄赶忙编排瞎话哄他：

“少爷您有所不知，不是奴辈想纾降您的玉体身分，敢让您到下房吃酒，那我张禄有几个胆子？只因这大厅现在是专做接待买主贵客之用，怕有了烟火味儿不好出手。这两天坂西利八郎中将，不断派一位名叫土肥原贤二的辅佐官前来看房<sup>①</sup>，小的熏上兰花香，我楞说咱这座王府建筑当年还用过金丝楠木哩！”

溥少爷这才眉开眼笑，连声称好，跟着护院张禄到下房喝淡酒解饥消愁去了。

半小时后，张禄送走小主人，心里结记这个藏匿的飞贼，急忙转身又趑回大厅正房。他见那绣着兰花腰带一端仍垂于横匾之外，料那飞贼不曾走脱，心下暗气。“好哇，这肖小之徒，居然欺负到我护院‘醉鬼’张禄头上来啦！你真是有眼无珠，不打听打听张爷是谁？当年给总理大臣保过镖，还在乎你这蠢贼惯偷？你以王

---

① 坂西利八郎——为二十年代最早侵华之日本特务巨头。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世称坂西公馆。土肥原贤二，亦为日本侵华大战犯，1923年为坂西副手，派来中国，从事特务活动。日本投降后，列为一级战犯，死于巢鸭监狱。